

T9150/7232.2(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9100/3533(69)

08

分集
六

癸
辛
雜
識

第
六
卷
止

六
六



六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

天籟

陳紹大改名

銀花

褚承亮不就試

鳳凰見

武城隍

綿上火禁

旱魃

買地券

泰山如坐

平分四時

必世後仁

畫扇不入內

權知舉

一甌

咸陽六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辛酉

卯酉克損日

守口如瓶

德壽賞月

汴京宮殿

宦者服藥

空談實効

周莫論張說

假尸還魂

兩世王

象油

狗蚤頌

物外平章

德祐表詔

景炎談

雞冠血

葯州園館

亭名

史嵩之始末

嵩之起復

徐霖

史宅之

鄭清之

衛王惜名器

閻寺

余晦

余玠

王惟忠

李伯玉

偽號

馬光祖

胥吏識義理

沈夏

史嵩之致仕

度宗誕育

細屏十事

襄陽始末

機速房

置士籍

宋二十一帝

宋十五朝御押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籟

風之吹萬不同天籟也禽鳥啁啾亦天地自然之聲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以我自然之聲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相應者也

陳紹大改名

陳紹天台之仙居人初名詔宋淳祐丙申嘗魁漕

闡後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所謂異聞也

銀花

高疎寮一代名人或有議其家庭有未能盡善者其父嘗作蘭亭博義敘疎寮後易爲蘭亭攷且輒改翁之文陳直齋嘗指其過焉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爲之駭然漫書於此云慶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得成何氏女爲奉侍湯

藥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餘曲又善雙韵彈得賺五六十套以初九日來余家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又連日大雪余因記劉夢得詩銀花垂院榜翠羽撼條鈴王禹玉和賈直孺內翰詩銀花無奈冷瑤草又還芳蘇味道元宵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群仙錄姚君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宋之問雪中應制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銀花余喪偶二十七年兒女自幼至長大恐疎遠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

蓄妾婢至此始有銀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
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子身旁一文不蓄雖三五
文亦就宅庫支全不飲酒待客致饋之類一切不
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收拾緘護檢視早晚點心
二膳亦多自烹飪妙於調膈縫補漿洗烘焙替換
衣服時其寒煖之節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痰
嗽或不得睡卽徑起在地扇風爐趣湯瓶煎點湯
藥以進亦頗識字助余看書檢閱能對書劄時余
六十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二年登城亭覽溪山

日日陪侍余甚適也旣同歸越入新宅次家親族
以元宵壽予七十時銀花年限已滿其母在前告
某云我且一意奉侍內翰亦不願加身錢舊約逐
月與米一斛亦不願時時來請余甚嘉其廉謹且
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擔負大公
徒此世間最難事其淑靜之美雖士大夫家賢女
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
備極勤勞我以面前洗漱等銀器約百來兩欲悉
與你對以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

錢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請也積至今
年凡八百千余身旁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
托牽掣不應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菴莊糶租穀
六百石是歲積兩年租米未糶見管五六十石庵
僧梵頭執法云知府與恭人商量欲以此穀變錢
添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面說且要穀子錢作
庫本若要錢用但來支用不知要錢幾何余云用
得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宅庫常言缺支用拒而
不從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官會一千

八十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二百八十貫
還房臥錢係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
春所許令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
十一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
筆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況十一年間看承
謹細不曾有病伏狀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
爲過但卽未辦候日後親支給銀花素有盼盼燕
子樓之志而勢亦不容留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
今因其歸先書此爲照銀花自到宅卽不曾與宅

庫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買些衣
著及染物余判單子付宅庫正行支破銀花卽無
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輒妄有與詞仰將
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鑒其事情察余衷素且
憫余叨叨於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
丙辰押達識如樂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愛之難
割也如此浮圖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
之歲室中散花之人空也幸無此項罣礙耳

褚承亮不就試

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
場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
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
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主
文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邪卽揖而
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
堅不從是時所改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
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與
石碣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茂先後年七十餘

諡爲玄真先生劉侍中名宵產遼咸雍中狀元怨
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北人元遺山續夷堅
志所載其好惡之公如此叛臣賊子亦可知所懼
矣

鳳凰見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
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
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擾
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卽

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
骨水牯卽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
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
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
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
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
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
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
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

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武城蝗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尋訪但見蝗聚如堆阜撥視之見其父臥地上爲蝗所埋鬚髮皆被啣盡衣服碎爲篩網一時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兒爲蝗所食吮血惟餘空皮裹骨耳

綿上火禁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

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莊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

旱魃

金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輩入昏凭高望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梃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買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

陽燕川青陽埧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救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上巳

六事並見續夷堅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趙德正云

平分四時

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為春四五六七月為夏以八九月為秋十十一十二并來年

正月為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自有理余則欲以二三四月為春五六月為夏八九十月為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為冬如此始得寒溫之正耳

後世必仁

子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凶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教而

漸成美俗

巴上北人楊弘道事言補

畫扇不入內

客語云紫紗衫畫扇

畫花竹者不禁

不得入內今年宰相

皆是紫羅衫褶不許攜扇以入客次自有畫扇特不許攜出耳

權知舉

祖宗朝知貢舉者禮部長貳乃云知舉餘官雖在禮部貳之上皆稱權知舉蓋知舉乃禮部職也今不復然

一彪

虜中謂一聚馬為彪或三百疋五百疋

咸陽六岡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岡上

卯酉克損目

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克蓋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所為光明也卯為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

疾

守口如瓶

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本出何經

德壽賞月

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校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至於瓶爐酒器皆用水精為之水南岸皆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

二百人 康伯可云

汴京宮殿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壁歷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間腦麝烟起如霧大門省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也炫耀奪目每上元上必先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有射堞太祖始受禪即暫坐於

此有茅茨不剪之風虜中一夕失火盡焚惟錦莊如故又庫前有葦林初受禪時用葦為火把棄擲成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繁茂云

宦者服藥

凡宦官初闈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

空談實效

周平原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尚詩賦後來

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輕鄙王氏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言聖如孔子必以言與行相配言之故雖孔門高弟尚有聽言觀行之說今諸公却言自有真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無失恐無此理今之學者但是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只如人學安定先

生有何差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誤事張南軒亦為人誤耳

周莫論張說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樞密之命皆投閑張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國周得建寧莫得溫莫意欲往周遷延不進喻子才有書言激實生患故東漢有士大夫之禍蓋必以溫為是建為非汪聖錫報云東漢之患生於激西漢之患生於養方今患在養不患在激也

已上並客語不知何人作也

假尸還魂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伴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伴
 問道入將何為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壯男子
 尸一夕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伴輿致之道人作
 湯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跌坐於一榻上道人
 亦結跌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
 定中宛平縣張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
 卿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魂者部擬付王建為
 子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生詐偽有亂

人倫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

前一段王山有云後一段世宗實錄云

兩世王

有兩世王者真定人前身為吃李八方八九歲時
 一媪至門呼為已媳婦媪六十餘矣怪怒問兒言
 我不識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無差同至所居
 指磨盤下得銀釧與之至十四五後始不復記前
 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真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
 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實王陵也
 匙不省遂以器盛王撼之令省前身匙被撼方省

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閉其中身與城等王訝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證坑趙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起無言以頭觸城哭曰此證又須千萬年匙乃甦言其事

象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狗蚤頌

侯峰和尚狗蚤頌云摸不著時尋不見十二時中遶身轉若還離得這衆生除是不過一縫線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皐夔稷禹伊周一人一個髑髏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喫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終久斷

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
宣葬救葬精魂已成魍魎姓名標在青史却干俺
咱甚事世事總無緊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語亦可
發一笑也

德祐表詔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無肯任其責者閩人劉
裒然毅然自詭遂以豐儲倉所檢察除太常丞翰
林權宜使之秉筆焉其表云正月日宋國主臣謹
百拜奉表于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嘗專遣侍

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悃伏
計已徹聖聽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背
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玷危生靈
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
實以百萬生靈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
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臣不敢愛謹奉太皇命戒
痛自貶損削去帝號併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
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謹謹悉奉上於聖朝
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明垂慈念祖母太

皇耄及臥病數載臣熒熒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餘載宗社遽至墜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實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賜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既而丞相吳堅奏云北朝丞相說兩浙福建四川二廣湖南北兩淮見在州軍今已歸附合行下各郡等處取收附狀庶免大軍前去荼毒生靈取聖旨批答云藝祖創業高宗中興亦艱難矣今權臣誤國至於此極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勢亦宜然朝廷所

以歸附爲宗社計爲百萬生靈計所有州郡宜各體此取依准狀及須知冊申仍令學士院降詔書敕某處守臣等朕自基丕緒遭時多艱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留宗社不害生靈謹奉太皇命戒舉國內屬今根本已拔其餘州郡縱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卽歸附庶生靈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時丙子二月也哀然旣隨入北死於燕京繼此行省奉表稱賀求能爲表文者有

士人陸威中亦閩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聯云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自負得意時行省在舊祕書省威中候報於省前茶肆中假寐案間旣呼之則死已可畏哉

景炎詔

景炎未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常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爲何人

筆也

雞冠血

北里志張住住與龐佛奴有私乃髡雄雞冠取丹物託鄰媪以聘陳小鳳然則今世間巷有爲僞者其來久矣

葯州園館

廖葯州湖邊之宅有世祿堂在勤堂懼齋習說齋光祿觀相莊花香竹色紅紫粧芳菲逕心太平愛君子門桃符題云喜有寬閑爲小隱粗將止足報

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裡便作柳邊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二小亭

亭名

牟存齋桂亭曰天香第一趙春谷梅亭曰東風第一賈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喬行簡拜辨章李宗勉為左相史嵩之督視荆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獨運權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闕

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弭忠殂于家不即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復起右丞相於是三學士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於是范鍾拜左杜範拜右盡逐嵩之之黨金淵濮斗南劉晉之鄭起潛等當時又為詩誚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將殂多少儉人盡獻諛元晉甘心持溺器鄭良臣無恥扇風爐施起潛秉燭封行李鄭一薦隨司出帝都陳天下好人皆史黨不知趙鼎有誰扶嵩之之從弟宅之衛

王之長子也與之素不咸遂入劄聲其惡且云先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爲嵩之強取以去乞令慶元府押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置嵩之於晉朱挺之典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闋日除職與宮觀於是臺臣章瑛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旣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於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

爲嵩之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併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二十二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罷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旣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別命詞焉未幾章瑛李昂英與在外差遣趙汝騰首上封事學校又上書乞留二臣竝不報且內批

云如學校紛紛不已元降免解旨揮更不施行於是京庠再上書云大博李伯玉亦上疏力爭李韶亦言上意終不回於是陳韓與篋皆不能自安屢丐祠李韶作批答云朕臨御以來未嘗罪一言者今爲卿去二臺諫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紛紛非出朕意於是韶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學賓賢齋朱振者獨上一書以薦嵩之於是臺臣周坦葉大有陳求魯陳瑄備論其無忌憚而罪之

嵩之起復

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爲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案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竝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案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抵案不能明此

獄之寃不報竟去案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御史劉漢弼盡掃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五頃楮幣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策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於是僉議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諒投匭扣閣力辨此說濤遂被劾云

徐霖

徐霖字景說號徑畝三衢人爲南省第一人首伏闕詆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費不知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爲世道歎於是虛名頓增未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鄭案不明此寃徑去國家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煥面留又令姚希得傳旨勉諭毅然不從而去往往沾激太過人亦薄之其居衢也於所居畫諸葛武侯像終日與之對坐論天下事諸闈畏其吻競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

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爲從官上疏力薦至比之爲范文正公屢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顛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點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服破綻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廳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

併廳吏解天府謂某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爲笑甚至乘醉而入經筵自稱爲宗師及兼宰士則妄有更改未幾輪對竟論乞劾罷臺諫於是御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朕必行事關紀綱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爲是今乃疏蔡杭爲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懷情不一首鼠兩端可與在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往視趣其出關蓋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爲太宗師已爲小宗師遞相汲引霖旣去汝騰亦不自安

遂自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十二狂不可治郡於是聲名掃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穆陵念其擁立之功思以政地處之然思不立奇功無以壓人望會殿步司獄蘆蕩以爲可以開爲良田裨國餉時宅之爲都司遂劄括田之議一應天下沙田圍田圩沒官田等併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諸郡打量圍等時淳祐丁未鄭清之專

當國時也遂以宅之爲提領官右司趙與膺爲參詳官計院汪之埜爲檢閱趙與豈謝獻子竝爲主管文字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命者甚衆分司安吉州權轄毛遇順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疇刻剝太過刑罰慘酷詞訴紛然隨卽汰去行之期年有擾無補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趙與膺爲浙西憲司嘉禾提領江浙田事陳綺爲淮西餉置司會陵提領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樞於是劉坦趙汝騰黃自然皆力陳其

不可皆以罪去後一年宅之終於位趙與膺死於嘉禾王疇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後應於官田遂併歸安邊所令都司提領焉

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況所汲引如周坦陳垓蔡榮輩皆小人黃自然嘗入疏論之旣而豐儲倉門趙崇雋上書歷陳其昏繆貪汙之過亦

解綬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朝廷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二豸皆董所薦也潘疏有云馬天驥竭浙東鹽本百萬而得遷天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覈實程元鳳以爲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寢時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恩數極厚明年傳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誤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罷其閣職勤守故相之

墓上從之初青山之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劄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胡爲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蓋晚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爲司馬哭番夷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塲可惜角巾歸去遲

衛王惜名器

史衛王挾擁立之功專持國柄然愛惜名器不妄與人亦其所長嗣秀王師彌旣爲嗣王遂賜玉帶

其弟師貢亦已建節開府矣亦覬望橫玉圍腰之寵屢有營求皆不許其後媚竈於史親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帶於內擇其最佳者與之姬喜亟報之殊不知非出君賜又無閤門許令服繫關子安可自擅服繫其吝惜名器皆此類亦可尚也

閻寺

淳祐庚戌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舊路輪奐極其靡麗至壬子之夏始畢工穆陵

宸翰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爲開山教主既而給賜貴妃閻氏爲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爲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司分遣吏卒市木於郡縣旁緣爲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爲之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厦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兩片皮於是行下天府

緝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余晦

余晦字養明四明人小有才趙與箴之罷京尹晦實繼之此壬子四月也後一月上庠士人與市人有競以不能奉學舍之意既而齋生有斃於齋中者遂命總轄輩入齋看驗遂肆諸生之怒時祭酒蔡杭入奏三學捲堂伏闕上書直攻晦爲僕及晦轎出將白堂則諸生攔截於路欲行打辱於是晦卽絕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罷職而杭亦除宗少而

去京庠復上書留蔡而大博黃邦彥武博戴良齋復劾晦而留杭皆不報未幾晦知鄂州杭以二卿召或有詩獻蔡云九曲灣頭是釣灘先生何事放漁竿長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風陣陣寒好把丹心裨聖主休將素節換高官想於獻納論思際應說今來蜀道難後杭徑除僉樞或有譏之云不因同舍之捲堂安得先生之過府

余玠

淳祐辛丑余玠毅夫卒於渝州權司徒逢辰不能

任其事朝廷加意擇帥久之乃以余晦除司農少卿爲四川宣諭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權刑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又兼四川總領十二月方入夔峽交印明年正月始開藩於重慶既而又兼夔路轉運屯田然晦才望旣薄局面又生蜀士軍民皆不安之未幾築紫金城激叛苦行隘南永忠以隆慶降王惟忠失閬州甘閬以沔州叛敗政日甚未幾虜兵又入議者紛然宗正簿趙崇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吳燧蜀人趙至皆有疏六

月御筆李曾伯以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召
回程逢辰旣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澤之除軍器監
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護印黃應鳳太常丞成都運
判叶助權司候蒲澤之自大獲山回日仍舊公議
以爲不可使荆湖渝制西蜀於是胡大昌牟子才
潘凱鄭發程元鳳各有論列叅政董槐則請行以
任蜀事蔡杭亦請以泂邊任使人雖壯其志而哂
其無能爲也三學各有伏闕書攻丞相謝方叔未
幾李曾伯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進司

夔路又賜曾伯同進士出身牟子才吳燧胡大昌
陳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狀乞正典刑
而廟堂亦欲以此掩誤用余晦之失遂攝惟忠赴
大理獄伏鎖東市併籍余玠家資三千萬以犒師
治其子如孫之罪皆陳大方輩作成之也八月除
蒲澤之四川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以呂文德權
知江陵總統邊事於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爲閩帥也與余晦爲同里薄其

爲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遁
晦遂甘心焉旣申乞鑄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
全力攻之必欲寘之死地廟堂亦欲掩誤用帥之
羞遂興大獄日輪臺官入寺鞫之評事鄭疇理丞
曾瑩則欲引赦貸命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
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頂冒補官任知
閬州判西安撫府日喪師庇叛遣援遲緩等罪准
省劄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檄西蜀或者以其
罪不至死寃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

設醮以謝過青詞有云閬帥暴尸於都市幽魂銜
怨於冥途蒞職柏臺盡出同寮之議竝居梓里初
無纖隙之疑未幾暴卒繼卽余晦患瘰癧繞項墮
首而死可畏哉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端慤出處
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爲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
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爲陳劾去壬子以小
著召兼右司以蕭泰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繼彈

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
以按臺臣之條歷數泰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
大怒乃降御筆云國家置御史所以糾正官邪置
宰屬所以俾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椽
不過一大有司耳未聞以庶寮而劾糾御史者近
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泰
來陰懷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所以輕臺諫
乃所以輕朝廷也今伯玉且復援張商英事以文
其過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吳當可翁甫

以博士而按劉之傑以其職事之關繫也若都司
可以按臺諫則臺諫反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
幾紊亂乎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
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
已私擅改憲章以文已過肆爲欺誕浸紊紀綱既
得罪於祖宗已難逃於黜罰云明年蕭泰來除
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凱除都丞竝有疏辭免
以爲恥與噲伍泰來遂除職與郡郎孫夢觀又
繳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援伯玉

不肯與之書降官錄黃其後牟子才誤詞命云國
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爲營私謀利計也蕭
泰來昨居彈劾之任而贖貨背義醜正黨邪靡所
不至爾以都曹能白其姦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
英詞勁氣靡拂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觀汝之所
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汝之心則朕所鑒也
尚少安之以俟敘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
指趙汝騰爲君子之宗蕭泰來爲小人之宗諸公
多爲之言敘復者八月伯玉與宮觀又明年敘復

元官景定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入政地矣甫入修
門一疾而卒伯玉初號畏齋又號斛峰

僞號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獲僞號人乃是玉津園火工
包四勘供係賃到有請人潘寶敕號繼於潘寶家
搜出敕入宮門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
亦杖死凡黥決者四十八人於是盡易敕號內宮
門號八角樣禁衛號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每
歲一易各立樣式承襲爲例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號裕齋吏事強敏風力甚著前後
麾節皆有可觀乙卯尹京內引一劄云自後宣諭
旨揮容臣覆奏戚里請托容臣繳進下車之後披
剔弊蠹風采一新時號名尹未幾有倉部郎中師
應極之子夜飲於市碎其酒家器詰朝尹車過門
泣訴其事光祖卽償所直追逮一行作鬧僕從仍
牒問師倉郎蓋光祖時領版曹以倉部爲所屬故
牒問殊不思京師無牒問朝士之理師乃時相之

私人乃執縛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諸曹郎官
白堂乞正體統朝廷遂劄漕司追出被打酒家反
加黥配應極之子帖然無它於是光祖威風頓挫
百事退縮初顏帥尹京之時遇三學應有訟牒必
申國子監俟報方與施行學舍已不能堪及光祖
尹京又創爲一議應學舍詞訟須先經本監用印
係明方許經有司學舍尤怒之作爲小詩曰幾年
貪帥毒神京虎視國家三學生休道新除京尹好
敢將書鋪待司成未幾察官朱應元劾李昂英太

學作書譏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語光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參議薛坦以踪跡詭祕罷於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號爲難治者蓋以廣大之區奸宄百弊上則有應奉之勞次則有貴戚干政他司撓權之患此其所以難也余則曰不然自淳熙以來尹京幾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學校可指而數也然則學校之橫又有出於數者之外矣

胥吏識義理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樓鑰爲參政宇文臥病王醫師溲投藥而斃史直翁帥宰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晉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於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夷狄不當素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遂道意於當筆

者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

沈夏

沈夏德清人壽皇朝爲汝曹貳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羨幾何夏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僉書樞

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求國公致仕仍盡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降詔仍免宣鎖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屢捷頗爲可喜僉樞蔡杭隨奏云大奸復出深爲可慮又云近降嵩之旨揮外間謂宰臣欲爲汲引以報私恩上曰此乃還其致仕恩數耳參政程元鳳奏云臣曩在經

筵亦嘗親聞聖訓及此聖意雖堅天下未必盡知兼致仕二字豈能摯縛之使不出越一日董槐上疏辨明蔡樞之奏欲乞於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圖任之意庶可白孤踪釋群疑所有上項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復職不過酬以宰臣謝事之恩數耳且其一閑十三年中外未嘗任使何緣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指揮甚明正示天下以決不復用之意而予之職名則休致之典備矣豈有他哉斷自朕衷非由啓擬卿其安之林存當

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於雅志忠愛不忘畎畝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然太學生上書攻董相及鄧泳李仲熊併攻林存董相再奏謂嵩之予致仕恩數臣見凡前執政之罷斥者皆有之不復執奏今則皆歸罪於用事之人伏望姑寢前命御筆云史嵩之復職非由卿請惟朕知之學舍有言但慮其復出耳豈校其職名哉其人決不再用其職亦不可奪所請旣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澤劾姚希得又於希得董試之時捕其館人以

賊黥決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幾內批史玠卿
理卿竝與合入幹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陳請任相
位日連書賞時留夢炎為國史復申省以其邀求
經修經進之賞將來列銜某決不敢預僉乞罷免
職事嵩之躁進始終不靜真是可厭而朝廷用事
豈學校一一能把持平

度宗誕育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東宮閏九月二十九日亥
時降生皇孫賜名焯封崇國公
一作封崇國公 是年

十一月薨度宗登極追封廣王謚冲善景定五年
甲子度宗在東宮七月初三日未時皇太子妃全
氏降生皇孫以慧星出現避殿免賀度宗即位改
稱皇子賜名舒 咸淳四年戊辰閏正月初六日
午時淑妃楊氏降生皇子辛未賜名顯甲戌七月
進封吉王 是歲十月一日順安郡修容夫人俞
氏誕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賜名憲封益國公六年
六月十二日薨追封謚冲定 咸淳五年己巳六
月初十日淑妃楊氏再誕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賜

名鏗封岐王謚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
 后誕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賜名顯封嘉國公甲戌
 七月度宗遺詔卽帝位 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
 脩容俞氏誕生皇子甲戌七月進封信王凡七子
 鈿屏十事

王櫛字茂悅號會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
 歸也為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
 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焉行
 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度宗卽位

南郊慶成

鄂渚守城

月峽斷橋

鹿磯奏捷

草坪決戰

安南獻象

建獻嘉禾

川獻嘉禾

淮擒孛化

已上十事制作極精

襄陽始末

襄陽遭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煨於火直至淳祐
 辛亥李曾伯為江陵制帥始行修復時賈似道聞
 兩淮制閫心忌其功嘗密奏於朝謂孤壘綿遠無

關屏障至開慶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而保鄂而似道乃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劉整號爲驍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爲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爲蜀帥朱禩孫爲蜀師旣第其功則以整爲第一整恃才桀傲兩閩皆不喜之乃降爲下等定功整不遂詬問禩孫其故朱云自所目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元申一觀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爲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俞興聞之以

制劄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不可免叛謀遂決遂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爲鄉導併力築堡斷江爲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歲也俞興父子致禍之罪莫逃遂俱遭貶謫先是興旣死丙辰歲俞大忠爲荆湖諮議領舟師援蜀陷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遂遭臺評追削官爵勒令自劾大忠乃捐重賄得勳臣經營內批遂作勘會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政於

死且盡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誅然遣楊政而獲捷者俞興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減將白沙冒賞官資並與遣奪外特免自劾於是劉整聞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賂焉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增關隘日密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絕援兵又爲築白阿虎頭二城復置鬼門關以鍵出入自是雖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援而不克進往往失利不一既而呂文德病篤中外爲之憂懼既而果薨上遺表賜諡武忠遂命

其子師夔起復爲湖廣總領知鄂州賈平章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師夔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爲臣嘗具奏以爲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馳驅以爲捨攘之會非可以經制宜在廊廟自諉陛下難言而臣之志固已決於此矣昨文德訃至日爲憂皇幾失七箸繼又再申前請以爲急其所急豈非藉是去以爲去本朝計而陛下決不聽許臣通夕展轉念無以易此儻非臣等勇於一行決不能寬顧且荆襄繹騷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聲望智略高出

流輩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統攝矧諸名將器略難齊勢不相下倉卒謀帥復難其人兵權不可一日無所歸邊務不可一毫有所悞雖目前暫令夏貴管護然其使人商度遠計寢食不安終不若疾趨其所處分諸事則隨機以應不至差池是則臣報陛下之職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間備嘗險阻困瘁成疾祗謀謝事寧堪自取顛覆誠以難平者事所徇者國皆不知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事無以平章而巡邊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

東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請恭聽矜俞御筆云朕以

涼菲

云

師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雖跬步之

近不可捨去請勿重陳似道再奏

云

云連夕展轉

不寐良以驛置一往復率半月餘曾不若身履其處機應於速之爲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於襄中寇環吾疆惟隙是乘隕星之變非小故未可死諸葛走生仲達況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閱新歲則跨歷三載事有適值必生戎心詎容以疆場小小交兵視之哉因念疇昔分闡荆湖先帝必欲

寵臣以樞莞命臣復襄臣回奏不敢輕易後繼臣
爲闡者奉將相意慕復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
以實之江面單露卒成已未之禍先帝每記臣言
必欲棄襄以全鄂臣則以爲不可非故自相矛盾
蓋襄旣復則城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臣在軍
極力留勁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
呂文德運掉備竭志慮憂恚以至於死今闡雖暫
有所付而臣與受其責若使臣制於此脫有出於
意料之外其可以非已所以自解無情議論必指

臣爲準矢之的矣

云

云

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

欲權帶職巡視以三月爲期上復不允此後襄圍
小小捷奏於是此議遂緩明年元日以兩淮制帥
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
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千餘人往荆襄
應援一戰而敗文虎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
漂溺堡壘至五六月間圍稍解制府乘此機以布
帛鹽錢米之類遣兵防護而入夏貴亦遣兵擔運
粟米數千石呼延德亦運柴薪布帛以往未幾夏

軍大敗喪舟數百危急如初御筆遂督荆湖制閩
移屯舊郢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
州河口扼其要津當時從官中有言於朝謂昔神
堯以一旅之師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
一州而不能於是賈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
警報尤急似道復有視師之請蓋李庭芝避事悠
緩而范文虎以殿巖自居頗有不受節制之意故
臺臣雖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無益也壬申歲又
檄沿江副閩孫虎臣及湖副帥高世傑之師順流

而下夾攻適值江水暴漲乘勢衝突堡寨及萬人
敵打透鹿門連船運入衣襖布帛米鹽糧草進發
生兵遂自樊城後取安陽河轉均州江而還郢上
七月據荆閩申大略云襄樊受圍跨越五載水陸
路梗援兵莫通遂於去冬劄知均州劉懋等打造
戰艦間探賊兵措置戰守又調總管張順路鈴張
貴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路創立硬寨建造樓
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餘里節節皆是
堡團軍船屯泊將士從龍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

立賞格張順候立功回特授轉右武大夫環衛官
正任御前都統制犒銀五百兩界會一萬貫紵絲
十疋張貴以下次第立賞又準平章鈞翰除制司
賞格外更與不次陞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調間探
司部官劉盛聰等於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鄧寨添
造船隻大使司委知郡范天順等與二張部官同
進六月十三日據張貴等申昨於五月二十二日
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船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
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格撫諭將士一應船隻並

拖拽至高頭港口蒙范殿帥劉路鈴等般運衣襖
等物結成方陣至一更三點張貴等舉火爲號出
江極力鏖戰與賊舟手刃相接至磨洪灘已上賊
船布滿江內張貴又以紅燈爲號撫諭頭目混戰
與賊亂殺火砲藥箭射死北兵及墜水者不計其
數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陽船隻等物至府軍民
踴躍皆說賊圍數年未嘗有許多軍需物件進入
至此本是萬全緣當夜四更以來南風大作吹奔
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帶火砲並已發盡人馬力

竭身中三鎗六箭就陣歿於王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入城次日卽欲打出與夏節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隄落又蒙安撫呂察使留貴等人船在城添加戰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月方據申到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不可前矣夏孫高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帥之軍又與制府牴牾莫能併力坐視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帥總統之權陳伯大劾范文虎罷黜十一月荆閩李庭芝奏襄圍不解客主易位重營複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絡無罅

曠歲持久臣實有罪且謂昔之澣黃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變天每以非常之人擬之豈區區庸夫所克勝任云云帥臣徇國一念上通於天其愧

愧欲以身臨之者亦察愚臣之不可專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時則以張浚趙鼎自行都建督府盡護諸將運掉之勢一時之勢合帥臣大勳茂德威震華夷少超常度叅用舊弼以臂使指一新觀瞻云云御筆令侍從兩省集議然卒無定論賈平章回奏曰若辦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未能遂然縱使

臣行亦後時矣恐無益于襄陽之存亡尚可使江
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駭也庭芝欲臣建督於
荆之謀要不過姑爲是說督旣建矣設有警動臣
欲安坐於此得乎臣今爲是行也則諸閫皆受節
度云云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
萬兵船直擣穎毫又調一大將統二萬兵直擣山
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顧其
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解臣未之信
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謀祕計一無

所施且當以擇相爲急

云

然亦卒不行也癸酉

正月蜀閫捷報以智萬壽收復成都繼又收復眉
州二月以朱禩孫爲四川制置安撫大使兩淮制
司又奏浮光之捷忍數日平章疏奏力請行邊乃
云所聞日異且言始得朱禩孫申言虜有直擣內
地之議禩孫危之謂非築京城重內勢不可又收
呂文煥二月三日蠟書謂樊之力已不可支再於
襄城臨江一面植木柵立硬寨誓以死守但六年
被圍一旦前功盡廢實有難言者浮光廢壘築爲

家基去冬逆整與六安叛將恐是一焦與一意窺江乞檢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卽賜處分御筆又令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不從行邊之請調阮思聰策援邊淮就令相視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連日書乃知襄帥呂文煥爲虜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戰眩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臣自劾以報國恩御筆則決於不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建督於京之意繼而學校紛紛上書

皆瀾翻不急之語甚而謂咸陽之燄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駕未出而滸黃透渡可謂劫持之語獨郭昌子一書頗有可采所言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曰分遊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昌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爲守備之要其末併及濟邸之事平章召見扣其顛末補之以官且令入機速房以備諮訪繼而宰執奏事上前平章復陳

行邊之請上曰斷是不可上又曰諸生之書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有未可賈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降詔惟開慶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討論以聞上曰且鎮以靜不須得行四月內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應雷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應春知岳州錢直將知江州翟貴知鄂州江陵都統程文亮副之趙孟知郢州陳起知浮光旣而黃萬石召赴行在趙潛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趙孟奎淮

東總領孟之縉知太平州趣召葉夢鼎赴闕荆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帶右領衛將軍范天順乃同張順張貴運送軍需衣襖等物前進襄陽留存在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時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內自縊身死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統制朱富亦係續遣前往襄城戰禦轉調過樊城任責東北最緊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敵死戰至二更以身中鎗刀不

能支持爲賊所得義不受辱就戰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歿欲乞贈卹奉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馬承宣使特與三承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白田三百畝庚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知池州李應雷知鄂州以爲防江計察官陳文龍上疏云云且曰夫當人言洶湧所幸衆言紛紛古今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脈言脈猶活國脈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謬論也旣而免言職未幾又有上書乞師柅臨邊

者御批竝不能從云

機速房

咸淳癸酉三月御筆以師相固請行邊不已照張浚趙鼎舊例別置機速房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罰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則密院行移無建督于京之名而有其實奚不可內重其勢外禦其侮庶不失爲挽留也師相其勿辭賈遂毅然祇承條具以聞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制領十員使臣九十員於封樁庫作料科撥激賞第一料

金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五萬貫十八界會二十萬行遣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良弼沈大發書寫文字王景陽張國珍張汝楫吳桂芳監印陳柯汪雲鄭大淵又添給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車等下軍裝錢置樞密院都副統制一員補歸明人官資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竝送本房面問如有可行者竝與施行忽有蜀人楊安宇者獻策奇譎右司許自扣之不相投合許自乃操閩音穢語以爲高欲乞朝廷竟差許自前往邊郵操穢語以罵賊退師云云於是遂將安宇行遣而機速房之望顧輕矣且許自乃一不通世務之閩士僅能作詩文之外他無所能而乃令當此選用之者固謬而自亦可謂不揣矣一籌不書坐致危亡非不幸也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以爲科場之弊極矣欲自後舉始行下諸路運司牒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係伍取各家戶貫三代年甲娶誰氏兄弟男孫

若干之數其有習舉業者則各書姓名所習賦經子孫若憑所書年甲如十五以上實能舉業者自五家至二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許其自召其鄉之貢士結罪保明批書舉曆然後登士籍一樣四本縣州漕部各解其一仍從縣給印曆俾各人親書家狀於曆首以爲字跡之驗不許臨期陳狀改易或有隨侍子弟合赴曹牒諸色漕試者各令賚曆先赴縣批鑿前去各處狀試每遇唱名後重行編排保伍取會如有新進可應舉者續照前

式保明付籍或有事故服制者竝畫時申聞批鑿或毀抹如虛增人名妄稱舉子其犯人與里正保伍竝照貢舉條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筆從行徧牒諸路昭揭通衢或撰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筋借留侯迂濶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

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驚天動地
 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
 惱秀才察院陳文龍上疏頗有抑之意遂以理
 少出臺自是士之有籍嚴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
 不敢有功名之望士論紛紛直至賈老潰師之後
 臺中首劾置士籍之陳伯大變七司法之游汶行
 公田之劉良貴沮寬恩之董樸稱翁應龍為簡齋
 先生寫萬拜申稟之朱浚欲便類田法之洪起畏
 焉

宋二十一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禧三祖及東都
 九朝南渡後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德祐并景炎祥
 興也

宋十五朝御押

一 太祖 元押 二 太宗 元押 三 真宗 元押 四 仁宗

五 英宗 ○ 神宗 六 哲宗 七 徽宗 八 欽宗

九 高宗 ○ 孝宗 十 寧宗 十一 理宗 十二 度宗

余與康侯閔先生相去二百餘里鱗羽往來

香祖筆記卷十今卷都
 孫相國江亭
 雜記所錄鳳凰嶺
 至皇宮石刻宋四聖
 御押殊不同太祖是
 太宗又真宗也
 仁宗關越載之以
 備參考

補亡析疑如促膝几席間尚論古人之外無
一旁語余正評祕笈稗海諸書甚多贗鼎即
真者十逸其五毒思拈出有關風雅者逐一
釐正派播為古人吐氣何康老寔獲我心也
如稗海渾齊東野語入癸辛雜識辨之甚確
余更核之前集逸去弁陽老人自序別集誤
作後集俱未列目茲集卷首載汴梁雜事下
卷又載汴京宮殿可補周美成李元升二賦
之闕楊髡發陵史嵩之始末詳于正史菊花

有子一條惜范史劉三公菊譜未及爾雲山
毛晉識

錦帶書

梁 蕭統 撰

明 毛晉 訂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
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颻
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
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

陣引崩雲之勢，管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
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
南畝之間，滯迹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
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
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
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

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
君子。鸞鳳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季之令範，但
某簾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
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並
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申數字，用展
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

金帶書
二
音翔藻飛林競散佳人之鱗魚遊碧沼疑呈遠道
之書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
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
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
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
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季
鷓路頽風想簪纓於幾載旣違語嘿且阻江湖聊
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
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
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涵蚌胎
於學海卓爾卓羣蘊抵鵲於文山儼然孤秀但某
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未之
泣每遇秋風振響鶉鷩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
將軍之樹旣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

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
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顚蘋
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
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
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
綠酒縱橫流水醕酎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

之雅事某沈痾漳浦卧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
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
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申弊禮以代勞人佇覩芳
詞希垂愈疾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
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
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

形夜月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
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緇末學不
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
書而取友三千季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
鵬權潛燕侶旣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申應俟
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

露夜凝直泫僊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
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
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
千尋聳榦稽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
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卮罕逢見日俛仰
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鵬雖異風
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
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
領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
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
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
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畧敘二難面會取書
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魚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旣
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
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
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
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
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旣無白馬之談且乏
碧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
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金帶書
六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朔
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
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
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
巷孤遊穿牆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
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
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

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旣傳蘇
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
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
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
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
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

戟季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
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
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
仁行坐未捨旣屬巖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
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
門披玩之間願無損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

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
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旣爲久要聊吐短
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休圃翁注錦帶序云梁昭明太子錦帶叙陳情
事啟發後人淮南子曰錦帶者燦爛身之富也
實濟肯之端助文之備也遂鈇諸棗以作兒曹
月課馬氏通考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
帖中章艸月儀之類也余攷元帝紀昭明太子

傳俱不載未知確是誰作坊刻昭明集中題云
十二月歲又云昭明方九歲時述以錦帶十
二蓋法一牛十一月之節令氣候也豈永祐省
中秘笈至元帝時始涑布人間耶端臨與休圃
翁時代不甚相隔何抵牾至此休圃翁杜姓門
名宋大觀間南湖人注大繁冗未錄第休圃翁
序作于己丑正月一日余跋適成于己丑正月
一日亦異事也琴川毛晉識

(6791)

